

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下对明清儒学的逻辑展开与话语重塑

周钰傑

武警警官学院，四川 成都 410200

摘 要：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过三次质变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西方思想家选择将加工后的儒学作为价值依托与思想寄托，借儒学的外衣粉饰资本主义思想，构建美好的理想社会。为什么近代西方哲学家会选择儒家治理下的中国作为他们所推崇的理想社会？本文将从溯源与界定、问题探究、价值澄明和启示四个方面力求探究近代西方哲学和明清儒学的特定联系。

关 键 词： 明清儒学；近代西方哲学；社会范式；精神内核；宇宙本体论

The Logical Expansion and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Zhou Yujie

Officers College of PAP, Chengdu, Sichuan 410200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revolution, it has experienced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ree qualitative changes. Western thinkers choose to take the processed Confucianism as the value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whitewash the capitalist thought with the cloak of Confucianism, and build a beautiful ideal society. Why do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s choose China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Confucianism as their ideal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four aspects: tracing and definition, problem exploration, value clarif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social paradigm; spiritual core; cosmological ontology

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中，为抨击封建王权和教权，高举理性主义大旗，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百科全书派把明清时期的中国打造成了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把儒学粉饰成自由、平等、理性的宣言书。^[1] 西方哲学家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精神上的、概念上的理性世界，把他们的精神理想移植到“古代中国”这个物质实体上，把中国当作他们向往的“乌托邦”和“太阳城”。他们选择“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历史或现实的过程中的古代中国和明清儒学，是因为当中包含着与他们理想世界类似的社会规范原则和内核精神。

一、问题探究

（一）理学与绝对精神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通过他对儒学的改良与重塑，理学发展到了顶峰，具备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和对世界的外化。他升华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二程的气理之学。理是什么？在他看来，理是一种本体，一种客观的普遍规则和价值源泉，二者合二为一。整个世界，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一切存在都是在理之下运转，都置于理的控制之下。^[2] 那么，理这种不可感知的自在之物又是如何让自然人感知到它的存在呢？朱熹利用“气”这种物质概念。“气者，理之依也”。理是一种抽象的、

普遍的，但又可以具化成各种不同的、具体的、特殊的规则和价值。气通过各种物质形态的特殊的理演化凝聚，就形成了可以为人所感觉的具体的物质实体，如山川草木、文化礼乐等。“聚则成形，散则成气”。

最高的理具化，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物理即万事万物的理，一个是性理即人的理。物理指的是任何社会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理，而性理即是指人和社会的理。^[3] 朱熹不单单是个思想的人，还是个社会的人。他把人的理上升为天理。最开始，他指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灭杀人生存和发展的欲望，而是不符合性理的私欲，作为生活在天理之下的人要想获得天理，知晓天理，可以通过天理的具化——万事万物存在的理来探究获得，所

以要“格物致知”，所以需要教育，才能泯灭私欲，而获得理，达到超然境界。封建社会后期，这一点被统治者利用，对于汉代儒学无法提供的功能，统治者从人人的主体出发，克服私欲，强行灌输这一模式，规定理的内容，天理就变成了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说教。

用绝对精神解构“理”。和绝对精神一样，理是最高的宇宙本体，用这种自在之物联通了思维和存在，实现了“先定和谐”。都是在思维和存在之上预设了一个东西，而使人对世界的探索和阐释畅通起来。其实在近代西方唯理主义一派眼中，黑格尔是用绝对精神置换上帝，把绝对精神置于思维与存在之上，用理性打倒上帝的权威，而建立了理性的权威。“举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发生的——永恒地发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时间之内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4]在程朱理上学上，朱熹使用“理”来行使西方理性的绝对精神的功能。不管是理还是绝对精神，都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理念，只能看得到的是现实的世界而看不到未来的世界，客观精神也不可能预测未来世界的规则是什么，只能独自“展望”虚无的未来世界。

（二）心学与经验主义

心学是更加彻底的观念论，把心作为宇宙本体。孟子性本善为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性善论上升到本体上“心即理”，便是“心外无物即心是物”“心外无佛即心是佛”。王阳明也曾是理学的信徒，也迷信“格物”，企图从这种单纯的观察而不是介入来掌握天理，当发现这种方法无法真正的指引人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的时候，理学构建的哲学体系在他心中崩塌，又受到佛学的洗礼，特别是佛教的大乘理论，让王阳明看到新的希望。^[5]王阳明把心这种主观之物置于自在世界之上，把心与理合二为一，甚至取缔了气，认为心外无物，我们所能感知的和不能感知的客观存在都是人的心的外化。心天性是善的，也就是良知，良知是绝对的，但是在后天形成具化过程中却被私欲蒙蔽了，这是相对的，所以才会出现暂时的动乱和礼崩乐坏。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外部世界的变化是由心引起的，思维和存在不是两线并行，而是合成一条线，单纯的一元世界。换句话说，所处的外部世界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心怎么样想，而心是良知的，先定是善的，所以心是实践的也是良知的，这就是心学的方法论：知行合一。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是认识论。经验主义把感觉、经验作为认识世界的途径，认为理性这个世界本原作为各种感觉的叠加。以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休谟为切入点，休谟把感觉分成印象（活跃的知觉）和观念，感觉的对象是理智对象：一个是观念的关系，一个是事实。王阳明的一心元论中，感觉是心的功能，又是心的外化世界对主体的一个反应回馈。^[6]这么看来，“存在即被感知”不仅仅是适之于近代西方哲学，也适用于心学。二者都是把人的主观感受当作本体，都强调思维与存在重合在一起。

（三）明清新儒学和启蒙思想

宋元以来，农业仍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本业。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思想现实，包括地力开发的极限，导致当时中国农业耕

作与灌溉技术进步停滞。商业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起来，从金融业和贸易业可见一斑。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引起社会思想变动，经济决定政治，文化也反作用于政治，明清儒学思想孕育而生。

启蒙运动盛行于18世纪的法国等，同样，经历了新航路开辟、圈地运动（农业资本主义化）、工场手工业、尼德兰革命（资本主义革命）、光荣革命，西方社会急需相应的与资产阶级社会配套的国家学说和制度构想。东西方相比，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建立在相对发展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之上，而东方的明清新儒学先天就存在缺失。但出于精神世界需要，启蒙思想家“努力”去寻找民主的、自由的、法政的“儒学”。^[7]当时的也是当前的西方社会主要有两条社会道路：一是伏尔泰等构想的君主立宪制，二是卢梭支持的民主共和制。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保守妥协，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激进彻底。但其实质都是一个主题：资产阶级如何实现统治。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第一，人民（资产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第二，抨击君主专制，建立相应内阁与议会即决策机构；第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第四，法治代替人治等。明清新儒学思想“进步”在哪里？以黄宗羲为例，黄倡导“议政于学校”，从形式上契合了民主制度，这里不在于君主一人独断专制，而且改变了以往王朝虚设的议事堂的方式，不仅仅将议政局限在“庙堂”之上的少部分与皇帝保持统一形态的、从君本位出发的统治集团核心，而是把这个决策和监督机构功能赋予民间的由圣贤组成的“学校”。这个观点与内阁议会设置初衷不谋而合，都是想由人民中的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黄也逃不出君本位的牢笼，但“迎合”了西方近代革命的需求。^[8]孟德斯鸠也追求法治，他是想把法当作武器去打倒王权，由此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及运用政权扫清障碍。卢梭用社会契约来把国家权力以私有变为公有，找到一条合理合法的方式改造社会。孟氏和卢氏过程不同而出发点相同，都可以借助黄宗羲法政的壳用来铸启蒙的魂。

二、价值澄明

（一）实质

明清儒学实质上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哲学。理学是纯粹的大地主阶层的哲学，朱熹调和了大小地主的矛盾；心学实质上也是大地主思想流派，其现实性和目的性更加鲜明，解决的是现实问题，可正因为心学个性更强，所以心学一直没有取代理学统治地位；而明清新思想不管怎样，它只是开明地主的哲学，尽管有近代唯物论、辩证法的影子，也只是无意中的举动，落脚点还是在政治上变失控的君主专制为开明的君主专制。

近代西方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起源于中世纪的灭亡，结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西方近代主义哲学是一种主体主义哲学，不管是“理性天赋”，抑或是“知识和观念源于经验”“社会契约”等都是人这个主体之上建构的，主体从上帝下移到人，置于人的理性之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探讨了人的本质、认识能力、客观世界的精神，是近代主体主义理性哲

学发展的脉络，不断深入，直至推翻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教权、王权。^[9]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更加引发社会思想与时代精神的变化发展。

（二）影响

1. 共时影响

明清儒学天然有一种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义利观，体现了极强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把仁义良知上升到天理高度，与天地共存。所以，在政治上明清儒学激励了爱国主义斗争，反抗外来侵略和分裂主义；官僚集团能够一直不遗余力地与堕落的皇权和异化的中央官僚制度作斗争，维护内部的相对稳定；基层社会依靠儒学教化乡里实现有效治理。^[10] 经济上，特别是明清新思想的主张倡导工商皆本，释放人欲，从客观上促进当时的积极的生产关系变革，加速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思想上，抽象的、思辨的明清儒学为认识世界和发展科技提供了动力，在明清实现了科学的小高峰，进入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阶段。

近代西方哲学引入借鉴明清儒学后，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中国热”，热衷于翻译中国典籍，全方位了解中国情况，更加完善他们心中的“理想世界”，以此激起资产阶级乃至全社会对教会、王权的不满，实现既定目标。西方渴望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作为美的实体，刺激了西方前往中国远洋贸易和游历。近代西方哲学也吸收了明清儒学的义利观和优秀的时代精神，借鉴吸收了“仁”“和”等道德内核，促进了重农学派、“孔子热”等新的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殖民地危机。此外，东方美学艺术也乘着东学西渐的东风席卷西方社会，为其所接受创新，中式园林、水墨笔法、汉族服饰成为了贵族圈的稀奇货。

2. 历时影响

明清儒学是儒学的发展新阶段，标志着儒学思辨化、哲理化的成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心外无物”，再到人性就是天理。理性到反理性再到重拾理性，是中国近代在内忧外患局面下对待思想正确出路的探索。晚清理

学严重封建化和形而上化，根本无法担负“人的解放”这个时代任务，迫切需要一场意识上的革命。

近代西方哲学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从社会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当时的中国人反思总结传统中国思想，从当中分门别类，挖掘出哲学部分，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辨析，特别是一些新的思想办法：因果法、理性演绎法，强调感觉和经验，又倒推回去批判封建礼教，抽离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高扬理性、强调社会进化，打倒孔家店，抬出民主和科学。

三、启示

近代西方哲学选择把儒学尤其是明清儒学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范式，不是为了单纯的“颂华”，而是从错误的西方中心论出发。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要想打倒权威、就要树立权威，理性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理性是本体论，还需要方法论，唯理、感觉，也需要一个未来世界的模板。所以，当他们翻阅浩瀚书籍、找寻这个理想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时，从为数不多的几本儒家经典译本和西方对中国的零星了解中断章取义，只看表面，不找本质，寻找到了与他们所想要的相契合的部分。的确，明清儒学当中哲学有一些符合近代先进思想理念的部分，国家学说中也蕴含着民主与反专制的部分。但是，明清儒学超越不了地主哲学的阶级属性更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土壤。这也能理解西方从“颂华”到“贬华”变脸如此之快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迅速与人民运动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出发、从人的需要出发、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认识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和历史的選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既要避免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去解决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稚农. 明清儒学 [J]. 甘肃教育, 1989(12): 15-15.
- [2] 谢林. 近代哲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3] 欧阳英.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绝对性”辨析 [J]. 世界哲学, 2020.
- [4] 谭丕谟. 宋元明思想史纲 [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
- [5] 高海波. 陈来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 [J]. 中国哲学史, 2022(6): 20-26, 33.
- [6] 张次第. 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1(2): 28-32.
- [7] 吴青云. 大连明清儒学述略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6): 83-88.
- [8] 袁廷虎. 基于学科素养建构的史料教学研究——以人教版明清儒学的发展为例 [J]. 历史教学, 2015(12): 9-16.
- [9] 鹿博.“主体性”思维的演化与明清儒学的转型 [J]. 中华文化论坛, 2022(2): 33-42.
- [10] 赵吉惠, 吴兴洲.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J]. 齐鲁学刊, 2004(2): 20-25.